



“3月10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出现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这一天是这所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

从1月27日张伯礼受命赶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算起，72岁的他已经在武汉抗疫一线奋战了50余天。3月1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第一次全部归零，这一天恰好也是他的生日。他说，“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

1月25日，正月初一。中央紧急成立了赴湖北疫情防控指导组，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张伯礼名列其中。

“知道当时武汉的疫情很重，也有思想准备要来，甚至自己想申请去。”他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声音哽咽。“当时疫情严重，国难当头。领导知道我的年纪，疫情不重不会让我来，这份信任是无价的，我绝没想到过推辞。”

中央指导组点将张伯礼一是因为他是中医界大专家，二是他在2003年曾率中医专家医疗队参与抗击非典，组建全国唯一的中医红区，取得了突出的治疗效果，治疗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收编到《SARS中医治疗方案》中，向世界推广。

没有丝毫犹豫，大年初三，张伯礼随中央指导组坐飞机抵达武汉。当时他对武汉的疫情知道一些，但很多情况还不清楚，去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去武汉的飞机上，他写了一首诗《菩萨蛮·战冠厄》，其中有一句是“晓飞江城疾，疫茫伴心悌”，“说实在的，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张伯礼坦言。

刚到武汉时，疫情形势正值最严峻的时刻，医院里人满为患，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张伯礼提出，要迅速采取措施，对发热、疑似、密接、留观等四类人，进行分类管理、集中隔离。隔离后，要采用“中药漫灌”的治疗方式，即让患者服用以治湿毒疫为主要功效的中药汤剂。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一人一方，张伯礼相信，普遍服用中药通治的汤剂，一定会有效果。他的建议被中央指导组采纳。



张伯礼院士在江夏方舱医院为新冠肺炎患者诊脉。

张伯礼

这辈子注定要和武汉肝胆相照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荆冰整理



张伯礼院士为武汉加油



3月10日，张伯礼院士率领的中医国家医疗队管理的江夏方舱医院“休舱”，这是他最后一次巡视空无一人的方舱。



一朵朵逐渐枯萎的花儿，在中药的浇灌下，又重新迎风而立。

“别样元宵夜 抗魔战正酣”

在中央指导组决策下，武汉13个区大排查，严格隔离，同时普遍服用中药。2月3日，首批几千名发热门诊确诊患者服用了中药；2月4日，1万人服用了中药。几天后，一些轻症隔离者体温降到正常，咳嗽、乏力症状明显减轻。看到效果后，很多患者主动要药喝，再后来人越来越多，一共发放了60多万人份的汤药。从2月初，四类人中确诊新冠患者达80%，到2月中旬降到30%，到2月底降到10%以下，中药漫灌截断了疫情蔓延扩展势头，为抗击疫情打下了基础。

“严格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阻止了疫情的蔓延，看到武汉确诊病例大幅下降，当时正值元宵节，他写了一首诗，叫《战地灯节》：“灯火满街妍，月清人迹罕。别样元宵夜，抗魔战正酣。你好我无恙，春花迎凯旋。”他希望春天来临花儿开放之时，中国人民能够战胜病毒迎来胜利的凯旋。

“冲破黑暗夜 重见满天星”

鉴于前期治疗中，中医对轻症普通型患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张伯礼和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主动请缨，要“中药进方舱、中医包方舱”，建立以中医综合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指导组的同意。2月12日，他率领209人组成的中医国家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2月14日开始正式接收患者。

江夏方舱医院的最大特点是中医药全覆盖，所有患者全部服用中药，并配以按摩、艾灸等中医辅助手段综合治疗。从2月14日收治首位新冠肺炎患者到3月10日正式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在26天运营中，共收治新冠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564人，其中治愈482人，82人（包含14名有基础病的患者）按照休舱要求转至定点医院，出舱时没有一例转为重症、没有一例复阳，医护人员保持零感染。

一朵朵逐渐枯萎的花儿，在中药的浇灌下，又重新迎风而立。既然是生命的赞歌，就要更广泛地传唱开来，于是，武汉的方舱医院1万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了中药。张伯礼团队使用的“清肺排毒方、宣肺败毒汤”也成为最终推荐的“三方”之一，因其良好的治疗效果进入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供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病情选用。



扫一扫
关联阅读全文

“肝胆相照真 割胆留决断”

进驻江夏方舱医院，最忙碌的是头几天：他穿着写着“老张加油”的防护服，熟悉环境、紧盯流程，问诊患者，对症拟方，指导临床，巡查病区……每天几个小时的行走，里面衣服都湿透了。2月16日，也是张伯礼进驻江夏方舱医院的第5天，他因劳累过度，引发胆囊旧疾：胆结石嵌顿，引发胆囊炎胆管化脓，必须手术摘除。怕影响军心，张伯礼特意提出不要将他手术的消息对外界公布。手术很成功，但手术之后，张伯礼的双腿又出现血栓，必须卧床。“两个腰要保持伸直抬高状态，医生说最少要卧床两个星期，我说两个星期可真不行。抗击疫情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就这样躺着。”手术后一两天，张伯礼就开始在病房里工作了——病床上加了一个小桌子，左胳膊上扎着静脉针，右手不停地用笔在修改着东西，用电话指挥方舱治疗。张伯礼住院期间还豁达地拟诗一首，以表情怀：“抗疫战犹酣，身恙保守难，肝胆相照真，割胆留决断。”

他风趣地说，“这回把胆留在了武汉，看来这辈子注定与武汉肝胆相照了。”

2月21日，他的儿子、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执行院长张磊带领天津市第十二批援汉医疗队来到了武汉。按照张伯礼的要求，张磊没有去探望父亲，而是直接去了江夏方舱医院。直到3月10日江夏方舱医院休舱，父子俩在武汉共同抗疫20多天后首次见面，见面时间仅有10分钟。“我看他瘦了，但我没想到瘦了十几斤。”张磊说。

中西医并肩作战、携手抗“疫”是这场新冠肺炎阻击战中的一道独特风景。随着痊愈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张伯礼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有咳嗽、憋气、心悸、乏力症状，他建议筹建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新冠患者康复门诊，让这些勇闯“鬼门关”的患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用畅快的呼吸去拥抱美好的生活。

在中国工程院和腾讯基金等单位支持下，张伯礼又牵头组织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医院共同为湖北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建起一个健康管理及康复平台，追踪他们的健康状态，以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方式，帮助这些“逆行”的医护人员更好地康复。这个任务虽然要贯穿今后的一两年，但是必须跟踪下去，因为，这里面装着一份责任，也装着一份深情。